

杨东明
著



最后的 拍拖

翁行天已届垂暮之年，依然充满活力。他衣着名牌，气度轩昂地驾驶着一辆老式吉普车。他的风采征服了外孙的恋人——青春靓丽的少女桑乐。老人与少女的恋情激起一连串的家庭变故，老人却痴情不悔。他赢得了外孙的情人，最终还是倒在了年轻人的挑战之下。

这篇小说的主题意味深长，写作手法也颇有新意。

群众出版社

最后的拍拖

杨东明 著

RBF70 / 05

群众出版社

200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拍拖/杨东明著.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3.1

ISBN 7-5014-2764-X

I. 最…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7607 号

最后的拍拖

杨东明 著

责任编辑/阎晓玲

封面设计/郝大勇 郝 仞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安印刷厂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19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 册

ISBN 7-5014-2764-X/I·1154 定价: 17.00 元

内 容 提 要

小说讲述一个老人与少女的畸恋故事。

已近垂暮之年的翁行天在大自然中生活工作过多年。在他的一生中，曾经邂逅了一位又一位不同的女性。正是这些女性，使他的触觉、嗅觉、听觉、味觉……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使他成为生命意义上的出类拔萃者。所以，他吸引了青春少女桑乐。

少女对老人的爱在老人的家庭里激起了一连串的变故，而翁行天对少女桑乐的爱其实质乃是对生命的依恋，带着这种不悔的依恋，他演出了生命最后的浪漫。

小说的另一条故事线索曲折跌宕，悬念丛生。它叙述的是桑乐的精神创伤以及桑乐对童年时父亲死因的追探。青春少女桑乐复杂的童年和复杂的家事，表现了人性的复杂和人类性心理的复杂。

毋庸赘言，婚外情既酿下苦酒，又给家庭与社会埋下了不安定的因素。

“我怎么能用世界给我的这双眼睛，看透这世界？我怎么能用人的这双眼睛，看透人？”

作者题记



1	第一章 跳着桑巴舞的太阳
22	第二章 你和我是同类
31	第三章 触觉的开启
46	第四章 子夜幽会
57	第五章 父亲的痕迹
72	第六章 请勿打扰
81	第七章 渴欲年轻
98	第八章 人类动物园
115	第九章 忌日
128	第十章 曾经有人留意过
142	第十一章 香菇
158	第十二章 老寿星
178	第十三章 你可真会吃
196	第十四章 琥珀在诉说
212	第十五章 果然
229	第十六章 陪你一起当老鼠
246	第十七章 天眼
261	第十八章 你只存在于我的感官中
269	第十九章 过家家
290	第二十章 信天翁的演出
308	后记 答友人

第一章

跳着桑巴舞的太阳

转弯的时候，杜晓强猛地打了几下方向盘，“老人家”腿脚不灵地闪摆着，冲过浅浅的路沟，没脸没皮地擦伤了路边一棵年轻貌美的小白杨。“双脚同时向下踩，踩下离合器和制动踏板——”，杜晓强心里默念着口诀，煞住了车。只不过是春末夏初，天忽然就热了起来，吉普车里像是升了温的电烤箱。杜晓强用臂弯儿在脸上蹭了蹭，蹭掉了毛扎扎的汗水，然后又咯咯吱吱地挂上了倒档。“老人家”终于喘着气，吭吭哧哧地退了上来。

驶过弯道，那一男一女远远的背影果然出现在了挡风玻璃上。

是桑乐和吕藻。

那是两个令人瞩目的臀部。属于桑乐的那个犹如跳着桑巴舞的太阳，在一片晴空中活跃着，白色的网球裙好像薄云一般游移摇曳。另类的一个呢，是吉它屁股——吕藻走到哪儿都喜欢在屁股上吊着一把吉他，仿佛那是牛仔裤上的名牌

商标，标志着他不但酷毙了，而且帅呆了。

那天晚上，杜晓强就是因为桑乐的臀部才凑过去的。

学院礼堂里的彩灯忽明忽暗，音箱里淌出的那支舞曲也一强一弱，一回一荡地涌动不已。那是一种效力奇特的体外按摩，在不知不觉之中，杜晓强腔子里的心脏就异样地悸跳起来，随后他的目光就粘固在了桑乐的丰臀上。丰臀也就是一般的丰臀罢了，在此之前，他并未觉得这个丰臀的成绩有什么特别，然而那一刻他忽然发现，这个丰臀其实是个出色的优等生。

凸显优异的圆臀就那样在时伸时缩的灯光和一吸一呼的声浪里活了起来，犹如幽暗的深海里一只蠕动不已的丰硕的水母。杜晓强双手的指肚上忽然生出许多滑腻腻的诱惑，于是他身不由己地向这可爱的软体动物靠拢了过去。

杜晓强不知道，当他凑上去的时候，桑乐其实所有的感官都处于一种近乎休眠的状态。听而不闻视如不见鼻子发堵口里无味儿，甚至那个一向敏捷的脑袋都变得迟钝了。

这一切都是吕藻给闹的，许久以来，吕藻那把嘞嘞嗡嗡的吉他和沙沙哑哑的破嗓门没完没了地向桑乐做着祭献，它们就像抛在桑乐身边的碎砖头破瓦片，渐渐堆积成了一道护圈，将桑乐禁锢了起来。桑乐是吕藻的人——，这一点在周围同学们的心里似乎已成了不争的共识。

吕藻的殷勤曾经让桑乐陶醉过得意过，可是久而久之就难免有些生腻，那情形就像日日的炸薯条天天的肯德基一样。今晚舞会伊始，吕藻就成了自动生成的备份文件，时刻伴随着桑乐。正值此人无计可删除的时候，演出队的女鼓手来邀吕藻伴舞了。不能不给女鼓手面子，不能不暂时地离开一下桑乐，当女鼓手挂在吕藻的肩上，踏着拍点儿离港的时

候，吕藻从对方的桅尖上向桑乐瞥了一眼，——是那种安然远航的目光，他显然很满意桑乐像忠贞的锚桩一样独自守望在岸上。

没有人来招惹桑乐，那些散布在近处的同学们都知道桑乐是谁的领地。

说不清是无聊还是无奈，桑乐无滋无味地背转身体，木然地看着墙上那些晃来晃去的人影……

杜晓强就是在这个时候盯住了桑乐的臀部。

他出其不意地站在了桑乐的面前，出其不意地拉住了桑乐的手。正是这出其不意，使得桑乐所有的器官都惊蛰般地恢复了活力。

“我能，请你吗？”

“当然。”

手已经被猎获了，桑乐无法脱逃亦不想脱逃。

比起吕藻那个横向发展的体形来，新伙伴再创新高的身材就显得格外新颖。桑乐将另一只手搭在对方的肩上，就像搭上了攀升的绩优股一样喜气洋洋。新伙伴带着她摇曳而行，如果说吕藻的舞步是吉他的琴格，规整而有序，那么新伙伴的舞步则是一种随意的杂乱和即兴的颠荡。吕藻的身腰是冷硬的磐石，而新伙伴呢，是杉树，透着木质的弹性。吕藻的体息是浓重而厚腻的，像獾，像熊。新伙伴的体息却淡薄而清淡，犹如雨后的植物。

他们彼此交换了姓名，也交换了彼此的新鲜感受。

当他们旋进人流中的时候，桑乐接收到了吕藻发出的信息。那信息是在光影的网络中传输的，那是一封编码混乱的E-mail。有那么一瞬间，桑乐生出了一丝慌乱和不安，仿佛她是染了病毒的程序，会遭受主人的灭杀和清理。很快

的，桑乐就恢复了常态，于是她在人群的 BBS 上看到了吕藻的帖子。那是一张近似矩形的脸，眉眼抹成严峻的浓黑，胡子犹如蜷缩的刺猬一般在微微抖颤。

——吕藻生气了！

生了气的吕藻不能采取什么行动，他正在运行那个女鼓手程序，一时无法卸载。

气吧气吧！……桑乐有点儿幸灾乐祸地在心里笑着，一种叛逆的快感升了起来。桑乐不动声色地引导着杜晓强向吕藻靠近，吕藻脑袋后面的马尾辫愤怒地摇晃着，仿佛在甩打讨厌的虻蝇。上唇和下巴上那些浓密的胡子抖动着绽开，于是两片发紫的嘴唇就像开壳的蚌肉一样露了出来。

那些大胡子曾经让桑乐迷醉般地心仪不已，而今却失去了魅力。这道风景桑乐已经浏览过了，她原以为那是深广无边的葱郁的森林，其实呢，不过是些浅浅的灌木丛罢了。

开壳的河蚌发出了声音，那是吕藻响亮地清理了一下喉咙。他要让桑乐注意到他的不悦，这不悦刺激了桑乐，她即刻做出了反应。将手臂垂得更低一些，将肩膀缩得更拢一些，将胸部向伙伴贴得更紧一些……，如此一来，她的额发就像蟋蟀的触须似的搔在了杜晓强的下颌上。

近乎拥抱般的亲密使得杜晓强敏感地生出了亢奋，他按照他的领会做出了回应，出其不意地把手滑落下来，贴上了桑乐的圆臀。

出其不意是杜晓强神经和肌肉的特质，这特质是先天而成，与生俱来的。小时候，母亲将他寄养在姥爷家，他的摇篮是姥爷的臂弯。在户外阳光充足的时候，姥爷每每抱着他在楼区的甬道间享受紫外线的恩惠。粉嘟嘟的嫩肉砣子在光照下一动不动地晾晒着，望上去犹如一棵安静的植物。

是那样一棵别致的可爱的植物，使得每个见到他的人都忍不住要凑上去看一看，摸一摸。

“哦，这小肉蛋蛋儿，真乖——”

脸挨近了，鼻子挨近了，还没有来得及摸来得及闻，忽然就叫起来。

“哎哟！——”

鼻尖上热辣辣地疼，被那小手小指甲抓搔个正着。

“抓疼了吧？对不起，这孩子，就是手快。”

做姥爷的笑着，那神态说不清是歉意还是得意。

……

此刻，杜晓强的敏捷给桑乐带来了意外的快乐。贴在臀上的那只手颤微微地喘息着，犹如一只温顺而陌生的小动物，半怯半喜地依偎在那里，让桑乐在新奇中体味到一种莫名的欣悦。

桑乐将肢体扭得越发妩媚。

伏在臀上的小动物活跃起来，大胆起来。它四下里爬搔着，和桑乐做着游戏。

这样游戏着的时候。杜晓强就直视着桑乐的眼睛。他看到一道丝光在对方的眸子里翻跳，仿佛那是一条小舌，在津津有味地舒卷。

于是，甜津津的汁水在杜晓强的心里不可抑制地旺了出来。

一曲终了，杜晓强没有离去。他就站在桑乐的身边，等着下一支曲子奏响。他那发痴的样子，让桑乐觉得挺有趣儿。

桑乐看到马尾巴在余光里渐渐地清晰。吕藻跳到了屏幕上。

“喂，小朋友，你生气了？”桑乐宽容地对他笑。

“说过多少次了，别叫我小朋友。我比你大七个月零三天。”吕藻认真地竖起了指头。如此一来，他就愈发像个赌气的小朋友了。

就在此刻，另一支舞曲不失时机地响了起来，就近站着的杜晓强伸手搂住了桑乐的腰。

“喂，去！”吕藻上前一步，将他推开。

“嘿，怎么？”杜晓强望着对方那嘴大胡子。

“一边玩儿！——”

推推搡搡地做了热身，随后是开打。桑乐既没嚷也没躲，她就站在旁边仔细地瞧。那情形就像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裁判，在给双方计算着得分的点数。

杜晓强没有练过跆拳道，连他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就会腾地飞起一脚来，踢中了吕藻的大胡子。

“哇！——”桑乐响亮地尖叫了，分不清那是受惊还是赞美。

随后是杜晓强那螳螂一般细长的腿脚被吕藻扳住了；

随后是“咣”地一声，杜晓强的腰背犹如雪橇一样在地上滑；

随后是吕藻的几个哥们儿围上来，“咚咚咚”地练踢球；

“别打啦，你们别打呀！——”桑乐钻进来，使劲儿撕扯着那些人。

随后，杜晓强和吕藻那些人都被“请”了出去。

.....

虽然没有下雨，杜晓强却掀动了前车窗的雨刷。“吱吱吱”，两只笨拙的铁手不慌不忙地揩擦着挡风玻璃。于是，杜晓强觉得前方那个跳着桑巴舞的太阳仿佛靠近了许多、明

晰了许多。

哦，这个活力四溢的太阳！只要杜晓强一闭上眼睛，它那圆鼓鼓的形象就在杜晓强的面前眩目地跳荡。那神妙不可言的触感此时又回到了杜晓强的手上，他下意识地看了看那只手，那只手是在桑乐圆鼓鼓的丰臀上抚过的，此时它胀满了再抚上去的欲望。

紧紧盯着前面那个圆圆的太阳，杜晓强加大了油门。“老人家”青春焕发地冲了上去。

没错，是“老人家”把杜晓强带到这儿来的，是“老人家”给了杜晓强力量。那天和姥爷谈起桑乐的时候，杜晓强就靠在这辆老爷车上。

这辆老爷车是姥爷的爱物。美式吉普车的底盘，日式三菱的发动机，苏式嘎斯的轮胎和刹车，脑袋和屁股上装了锃亮的防撞栏，脊背上是风格独特的行李架，周身再披挂上如豹似虎的野战迷彩漆……。于是，这位“老人家”就有了一种夕阳正红的气势。

杜晓强的姥爷翁行天是地质队的技术人员，他一辈子在野外探矿找矿，两只手还摸过各种吉普车的方向盘。老了老了，玩车摸车成了他的一种嗜好，于是他就开了一家小小的汽车修理店。

“强啊，就因为一个妞，把你弄得这么丧气？”姥爷伸出戴着油手套的指头，笑咪咪地刮了一下杜晓强的鼻子。

“你不知道，桑乐很特别。”

“给姥爷说说，怎么特别的。”

“我也不清楚，反正特别就是了。”杜晓强沮丧地说，“我当时不知道桑乐是属于吕藻的。后来，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吕藻的人……”

“舍不下她了？”

杜晓强皱了皱眉。

“想得到她？”

杜晓强咬了咬下嘴唇。

“嗨嗨，那就动手呀！”姥爷大笑起来，是那种光束般通透的笑声。“什么叫‘属于吕藻的’？什么叫‘她是吕藻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远属于什么的。几十亿年前，这个世界曾经属于过万亿万亿的原生细胞。寒武纪的时候，世界属于过一种银鱼似的动物三叶虫。中生代白垩纪的时候，世界曾经属于过强大无比的恐龙。只是从五百万年前到今天，这个世界才开始属于人类……”

杜晓强靠在“老人家”的车门上，看着姥爷笑。这具铁骨钢架的车身支撑着杜晓强，将力量和自信一点一点地渗透进他的身体里。恍惚之中，杜晓强觉得他又回到了儿时，那铁骨钢架就是姥爷的臂弯儿。他被姥爷抱在怀中，柔弱的脊骨犹如低垂的树梢。正是姥爷用手在后面托着他的脖颈，才使他得以直着脑袋看世界。

今天下午，杜晓强去了姥爷的汽车修理店。趁姥爷回家照顾姥姥的时候，杜晓强偷偷把“老人家”开出来，驶上了学院附近的这条乡村公路。

旧吉普车轰轰隆隆地窜行着，给杜晓强带来了空前的好感觉。他的身体仿佛异乎寻常地涨大了，挟风带砂似电如雷，那是他雄健的身体在狂奔。

——威风十足，他就是中生代白垩纪的一条恐龙。

杜晓强用手在喇叭上按了按，恐龙引颈长啸了。听到那叫声，在前面漫步的桑乐和吕藻一起转过身。

“哇，这是什么车？”桑乐兴致勃勃地笑着。

“呸，老怪物。”

吕藻的神情和语气不但不屑，而且不悦。这种怪模怪样的旧车，当然让人不屑一看。不悦呢，是因为它不识时务，它在这个时候搅和进来，而且居然引起了桑乐的兴致。

吕藻对所有插入他和桑乐之间的人或物，一向都是不屑和不悦的。

“瞧呀，它爬上来了——”桑乐乐呵呵地站在那儿张望，桑乐觉得它挺好玩儿。好玩儿的事情，都能把桑乐吸引住。

“走吧，有什么可看的。”吕藻拉了拉她的手。

桑乐跟着他走了。桑乐好像已经习惯了跟吕藻走，习惯了晚饭后跟他来这条路上散步，然后在前面靠近宿雁村的地方停下来。那里的路旁有一片不太大的枣树林，树林中长着不太深的草。他们就坐在树下的草地上，听吕藻弹吉他唱歌。这种曾经让桑乐觉得挺有滋味的蛋糕，如今就像在冰柜里存久了，已经失却了初制时的新鲜。只是因为吃惯了它，所以每天还会拿出来切一块。

当桑乐站在路旁向“老人家”凝望的时候，杜晓强差点让“老人家”冲动地去亲吻路边的一根电线杆。因为他在车内清楚地看到了桑乐，所以他觉得桑乐也一定清楚地看到了他。桑乐的伫望，桑乐的笑，让他再次回味起舞会上的感觉：桑乐柔软的手臂松垂在他的身边，肩膀缩拢着仿佛要钻进他的怀抱里，挺耸的胸部似贴似离地摇曳着，蜷曲的额发呢，就像蟋蟀的触须一般搔在了他的下颌上……

杜晓强颤栗起来，一只手下意识地伸进了裤袋。

他汗津津地捏了捏那个乳胶安全套，一股甜香的气息仿佛又钻进了鼻子里，是那种草莓香型水溶性润滑剂的气味，闻上去让人不由得生出春花迷眼蜂舞蝶狂的感觉。这是他一

次又一次独自演练过的装备，今天终于要投入实战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只要攻进去，桑乐就属于了他。

盯着那个目标，杜晓强狠狠地踩下油门。

“老人家”斗志昂扬地向坡顶攀爬着，坡上的桑乐却转身而去。杜晓强看得很清楚，桑乐是在向他深情伫望的时候，被吕藻伸手扯走的。

好吧，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拿下桑乐！

正在向前走着的桑乐似乎感觉到了将要发生什么，那种发生从身后赶来，渐行渐近。它犹如一个巨大的孔洞，鲸吸虎吞般地抽动着，使人生出一种身不由己的投入。

桑乐没有回头，她谛听着那发生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当那发生来到桑乐身边的时候，她忽然停下来，转过了脸。

“Hi，桑乐——”杜晓强打开车门，兴高采烈地叫着。

“Hi，杜晓强！”

“上来，上来呀。”

桑乐下意识地转过身，望了望旁边的吕藻。

吕藻沉着脸，不容置疑地摇摇头。

或许正是那不容置疑，使得桑乐决然地离开他，跳上了车。

“轰”，车尾喷出一股浓烟，向前奔去。

“桑乐，你到哪儿？”吕藻在路边大喊大叫。

“小朋友，拜——”桑乐在车里探出头，摆摆手。

哈哈，她叫他“小朋友”呢，杜晓强开心地想。颠颠荡荡轰轰隆隆的铁骑，真好玩儿真刺激。杜晓强就是英武的骑手，他目光灼灼，脸上布着汗水和几条黑色的油迹。在桑乐看来，他这副模样比起那天晚上在舞会的灯光下出现的时

候，更帅更酷了几分。

桑乐满心欢喜地向椅背上靠了靠，“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来抢你。”

这话让桑乐听着好得意，她抿着嘴儿说，“不怕人家揍你吗？”

“我是恐龙，我怕谁？”

“什么，恐龙？”

杜晓强笑了笑，没有说话。真要说起来，话就长了。那还得讲姥爷，讲吉普车，讲原生细胞和三叶虫……

他们开着吉普车没走多久，前方就出现了宿雁村外的那片枣树林。望着那些树影在车边缓缓地退去，桑乐不禁生出一些感叹：吕藻带着她远足的这个天地，其实并不太远，而且也不诱人。

初夏的夕阳在乡间公路的尽头慢慢地消失，只留下橙红色的流霞在那沉落之处做着标记。吉普车锲而不舍地向那里奔跑着，仿佛要追随夕阳而去。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桑乐说。

“到海角，到天边！”

杜晓强将油门一踩到底，车身狂热地抖动着向前冲，那情形就像一只欲要腾身的飞机。热风挟着尘土和灰砂，粗砺地扑打着桑乐，将桑乐刺激得大叫不已。

“哇！”桑乐喊着。

“哇！”杜晓强也跟着大叫。

他们就这样向天的尽头奔去。

暮色降临之前，他们俩来到了宿雁湖旁。乡间公路就是在湖畔戛然而止的，被截断的公路犹如一块跳板，湖水呢，